蝶之外

□ 肥西 张建春

不喜欢蝴蝶。原因是有的，主要是蛾蝶不分。在农村长大，没什么见识，小时对我而言，蝶就是蛾，蛾就是蝶，蛾和蝶一律称之为鬼蛾。鬼是个怕人的东西，沾上边总不好。

亲历过一件事，让我恨得牙痒痒。村子里的小翠，扑蝶，按现在所知的，这蝶为粉蝶，翅膀以粉色打底，卧着彩色的斑点。蝶飞，小翠追，蝶向水边去，小翠也去。小翠跌进了水中，再也没有上岸。村里人惊呼，小翠被鬼蛾勾了去，鬼字念得重重的。有些天，见了蝶或蛾就打，向死里打，似乎非如此不能解心头之恨。小翠长得漂亮，有人形容，她如一只花蝴蝶，我睁大眼睛，吐了口唾沫，死也不认。

我所知的蝴或蛾都是虫子演变来的，这些虫没有一条不吃庄稼，和我们争口中的粮食。小翠的前身，怎么会是条白生生、青嘟嘟的虫子？后来我分清了蝶和蛾，蝶在停歇时翅膀竖在脊梁上，而蛾是平放着的。分清了又怎么样？蝶和蛾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坏东西。我承认蝶的美丽，不过，光有华丽的外衣就美丽吗？飞舞于花丛，混同为花，也仅是伪装。

飞蛾扑灯又怎样，它绝非奔向光明，而是要制造黑暗。蛾喜欢黑暗，把黑暗当作日子过。蛾和蝶都有鬼性，统称为鬼蛾，不为过。害虫不是蛾与蝶的前世，截然是它们的今生。我为梁山伯、祝英台凄婉的爱情故事感动，却不理解他们的化蝶。可化的太多，鸟、蜻蜓，都比蝶美好。把爱情寄托在蝶的翩跹上，如此的花朵注定结不下种子。前些年大街小巷传唱《两只蝴蝶》，似乎到处蝴蝶乱蹿，我的心激奋，小翠是花蝴蝶吗？她怎么就无花朵可栖？“又出幺蛾子了。”这样的话还时常听到。幺蛾子是什么，是蝶是蛾。但这蛾已不是自然界的蛾，它或许是一闪念，或者是坐定了的坏主意。幺蛾子怎么出的？有茧、有蛹，而茧蛹之前，它已贮存了一肚子坏水。

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。人上一百，什么样人不缺。偶尔出个幺蛾子，也正常。可怕的是幺蛾子也翩翩飞，引得追逐，难免会出现又一个小翠。与蝴蝶有一比的是蜜蜂，小时就记下了：“不学蝴蝶绕花舞，要学蜜蜂采蜜忙”。大自然有许多密码，也有许多启示，解开、受用，都要实实在在的用心。

蝴蝶、蜜蜂皆恋花，而结果又是那么的不同。有一年，我去山中，见蝴蝶聚集，成团的甚是壮观，待走近了，才发现它们在一动物的尸体上吸吮。蝴蝶也酗血？我由衷的恶心，尽管知道它们是在摄取微量元素，但美丽驻扎在死亡上，还是让我嗟叹不已。风起时蝴蝶不飞，人近时蝴蝶不动，蝴蝶彻底改变了恋花的本性。此时它们不是蝶，而是一匹匹凶残的动物。动物凶猛，再美丽也有武装的牙齿。

我看到蝴蝶翩翩飞，我看到夜蛾撞灯光，我看到幺蛾子花枝招展，我还看到了一尾青色，蔫灭了自己的声音。

大姑

□ 蚌埠 徐玉向

儿时的记忆中大姑回家是件大事。

大姑总在清明前赶回。她定会提着许多糖果，我们小孩儿无不欢喜，于是轮流牵着大姑的手去自己家吃饭。晚饭后大姑和我们围在桌旁，一边裁剪火纸一边拉呱，直到小孩儿上了床，堂屋的灯还亮着。翌日清晨，我们提着火纸和铁锹去扫墓。大姑最多再住一两个晚上就得回淮南，家中还有五六口人的生活要她去张罗。

我总以为大姑的家很远，至少远过市区吧，不然大姑为何每年只回一次，而父亲却从没带我去过。父亲闲时常在灯下给大姑写信，告诉她祖母及家里的近况。听祖母说，嫁到河北的姑祖母每次回娘家就抱怨他的两个哥哥不去看她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祖父忙于生计，偶尔也会赶着大车花上大半天时间去看望嫁在淮河对岸的妹妹。表叔结婚，父亲骑自行车载我从家出发一路向北，在孙咀子乘船过淮河，再沿斑驳的柏油路向西疾行。到了表叔家我的屁股都被车子颠麻了。大姑有没有像姑祖母一样抱怨过呢？

待我真切地走完这一百多里路到大姑家时，那已是十二年前祖母仙逝之后了。

给祖母烧完头七，大姑说回，我要送，她不肯。老姑说情，“侄子送姑是应该的，去认认门，这条路要常走的。”早饭后我们步行到几里外的公交站，再从市区长途车站转道淮南，到站后须倒一趟公交。二零零零年父亲病重期间，年近七旬的大姑不顾多病，在淮南与老家之间来回奔波，父亲去世时她又带着亲戚们料理起父亲的后事。

在去淮南的途中，每到一处大姑必嘱咐我记清路标，到家后又硬留我住了一宿。此后，我便常以看大姑的名义去淮南蹭饭了。

三年前，我从浙江赶到时，大姑已病逝。伯父默默递来一张我周岁时的照片，说是从大姑的遗物中翻到的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
我的大姑，永在青山绿水中，深藏我心间。

秤杆上的人心

□ 厦门 程新兵

西街东口有一菜市场，他是菜市场的摊主，专门卖各种时令菜蔬，从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到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，二十多年来，他的摊位没有变过，居住附近的老邻居都熟悉他，大家都习惯清晨或下午下班后去他那里抓几把蔬菜带回家，每次见他过秤时，一杆木秤的秤杆总是翘得老高，为此得了足的名号，从最先的“足哥”到了现如今的“足叔”。

小时候，有时妈妈腾不开手，我们时常在妈妈的指派下去菜市场买菜，出门前妈妈总是再三交待一定要去“足哥”的摊位，那时我们还小既不识秤，也不会算账，不知妈妈的嘱咐是何意。好几次我见妈妈把买回来的菜逐一过秤，还真没有哪一样的菜没有足秤过，原来妈妈是相信“足哥”不会缺斤少两，即便是对童叟也无欺。

菜市场是一个市侩之地，鱼龙混杂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，有和“足哥”一样实诚的商贩，也有偷奸耍滑的卖家。有一年妈妈去一个鱼摊买鱼，回到家用挂在墙壁上那杆老秤复秤，少了好几两，几十块钱一斤的鱼，几两就是十好几，气得妈妈破口大骂，那个年月日子都过得拧巴，每次买菜花销多少，妈妈都事先在家里盘算好，不敢多花一分钱。

缺斤少两的商贩不亚于一个强盗，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了识秤的重要性，央求妈妈教我认秤。一杆秤上有很多准星，有的是两，有的是斤，还有的是十斤。母亲告诉我，秤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古时候最先是十六位进制，有十六颗准星，“半斤八两”由此而来，星也代表着福禄寿，给别人称东西的时候亏一两，就是折寿，亏二两就是少禄，亏三两就是损福，称杆上的准星，实际上是人的良心。

没想到一杆秤竟有这么多学问，可见老祖宗们早给后人明训，正所谓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秤虽小可称人心啊，利益虽高，不取无义之财，称东西的时候不仅称的是东西，还称自己的良心，称自己的道德品行。

“足哥”到“足叔”唯一变的是岁月，不变的是足量，无怪乎“足叔”的摊位常有人光顾。前几天，我又再一次来到“足叔”的摊位，只见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站在摊位前买白菜，“足叔”的秤杆依旧翘得老高，麻利地算好账，把找回的零钱塞到小女孩的手中，小女孩一手拎着白菜，一手拿着碎票高高兴兴地走了。这熟悉的一幕场景涌进了我的脑海，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买菜的模样，心头一直热乎乎的。

天地间有杆秤，秤称人心。做生意如此，做人亦如是。有时得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殊不知失去的是前途和口碑，细细算来终归还是因小失大。没有诚信经不好商，同样也做不好人，为人处事还是要公道、实诚些，不可有欺诈行为，否则就像秤上的准星一样，少则有损福寿禄。

暑假“淘”事

□ 黄山 崔志强

想想我的童年暑假最“淘”事，至今令我心惊不已。

那是暑假的一个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我照例和伙伴在水里游泳、嬉戏，突然一个伙伴说我们捉鱼。我们说怎么捉。围鱼呀。我们都知道围鱼就是在浅滩处用石头垒起一个长形或方形的围堰，然后留一个豁口供鱼进出，等差不多了就瓮中捉鳖。我们好久都没尝过那个玩意儿了，都兴奋不已，立马行动起来。

选择一个水流比较湍急的浅水处，因为鱼喜溯流而上。于是大家分头行动，捡石头的捡石头，垒的垒，不一会儿围堰就成形。但一看，围堰比较小，有人就提议，说我们今天搞个大的，让大家都有鱼吃。于是又是一番忙碌。剩下的就是静等，我们一下静默，席地坐在一旁看着鱼逡巡，看着鱼进去又迅疾撤身，看着鱼渐渐胆子大起来，开始三三两两、成群结队涌入围堰，我们那份欣喜啊真是溢于言表，窃窃私语交头接耳，朝围堰指指点点。突然领头的一个手势，我们立马悄声奔袭至围堰旁，迅疾筑拢豁口，等鱼彻悟已晚了，它们在围堰中徒奔突，如溃败的逃兵，我们哈哈大笑不已。

但离收获还远，因为还要将围堰中的水处理完，否则水里的鱼就是隐形的精灵，你捕捉不到的。我们开始俯身用手往外泼水，哗啦哗啦，阵势和声响很大，但效果不明显，因为水并没有浅多少，反而看着丝毫没有变化，因为围堰不断有水渗进来，我们有点气馁，这么大围堰这么多水何时处理完。不知谁嘀咕了一句，要有桶和盆多好。我立马附和，我家里有。因为我家临河，很近，而其他伙伴家都离得远远的。立马我跑回家抱来桶盆，甚至大汤碗都抱来了。立刻速度加快了，效果很明显，如抽水机抽水似的，围堰中的水面突突往下降，鱼开始感到大难临头，白花花的身子开始在围堰中如雪花翻涌，我们笑而俯身纳之。那种盆满钵满的收获让我们忘记了一切，大家都分到了鱼，我最多，因为我功劳最大，提供了捕鱼工具。

等我回家静下心来，我才感大事不妙，因为拎出去泼水的桶盆都改了姿首，不再是曾经的容颜，磕磕碰碰间豁缺掉瓷断柄难免，可我怎么交差呢？一会父母就要回来了，看到这些“成果”还不大发雷霆？我害怕极了，绞尽脑汁想着计策。一会，我偷偷跑了出去，敞开着门，让鸡们猪们自由进出屋门。

很晚我才回来，拎着围堰中的鱼，装着在外面捕鱼回来。父母喝着鸡赶着猪，我认为我大功告成了。谁知妹妹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，哥哥今天把这些盆子桶借出去搞鱼去了。我唯一忘记的是没有做好妹妹的功课，她是知情人啊。我只能等着挨剋，但等了一会，想象中的暴风雨并没有来临，只是母亲说了一句话，桶盆塑料的可以舀水，瓷盆怎么可以呢？没有了下文，我度过了惴惴不安的一晚。

第二日我的警报解除了，但我一想起还是心有余悸，不堪回首。不过以后我也再没有用瓷器泼水，我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话。